

卢森堡共产党简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说 明

这本简史是卢森堡共产党秘书处于1960年为纪念该党成立四十周年而编写的，虽然出版已很早，但迄今是关于卢共党史的唯一版本。它所描述的卢共成立以后一直到1959年的活动和斗争情况，对了解卢共和西欧工人运动某些侧面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联部八局

前 言

我党这本简史无疑不是没有缺点的。我们占有的资料很不完整。在希特勒统治的年代，很多资料已经散失。我们常常把同志们的回忆作为唯一的源泉。此外，我们还不得不进行适当的概括。

这样，本书就会出现某些遗漏或忽略，请读者对我们不要太苛求，或者甚至于责备。将来再版时，我们将对本书加以修改和补充。我们的同志和读者可以在修改和补充的过程中给我们以帮助。请把你们的建议、补充和你们掌握的当时的资料（报纸、传单、报告和照片等）寄给我们，我们将尽量利用这些资料。

卢森堡共产党简史

一

卢森堡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1月2日。这个日子在卢森堡工人运动史上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也是卢森堡人民的历史性的日子。反动统治者曾不只一次地说，卢森堡人民对“共产主义毒素”是有免疫力的，他们早就这样打过保票。但这是他们在自我安慰（也是在欺骗人民）。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也曾十几次地把卢森堡共产党“除掉了”。彼得·克里尔曾把卢森堡共产党比喻为毫不费力就能除掉的“皮肤病”……

卢森堡共产党的四十年表明，“安静”的卢森堡人同其它各国人民一样，一直是赞成共产主义“病菌”的。现在，卢森堡共产党已经得到发展和壮大，在上届大选中获得一万三千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九。

当然，卢森堡共产党获得选票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如同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一样，党的道路也绝不会象卢森堡市“新大街”那样笔直。但是，党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失败，还是向前发展的。

卢森堡共产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雨年代。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冲击着整个欧洲，在卢森堡工人阶级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反响。

曾经是卢森堡自由党附属组织的卢森堡社会党（这个党很快就成为群众性政党，并且宣告了与自由党的决裂）也开始分化。十月革命的思想 and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赢得了卢森堡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也使他们受到了巨大鼓舞。卢森堡工人阶级这时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工人阶级还缺乏经验，缺少有经验的干部。各种类型的鼓动家都在大显身手。甚至连牧师之类的人也突然以“工人”的面貌出现了。彼得·克里尔这种地道的改良主义者当时也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里·倍克尔和安东·克里尔也带着苏联徽章到处显示自己。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是“赞成莫斯科的”。

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正直的人，应及时弄清真相。在社会党内曾经就是否加入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第三国际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这个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辩论的结果在社会党中形成了一支左翼，他们坚持无条件地正式加入新建的第三国际，并主张与资产阶级开展无情斗争。后来成为卢森堡共产党领导人的、我们难以忘却的倍尔纳德·泽农同志，就是为坚持工人阶级革命方向作出过贡献的活动家之一。以约瑟夫·托尔恩、蒂尔马尼和魏尔特博士为首的社会党右翼或多或少是公开主张改良主义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共产国际的领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去作为接纳该党的条件。

在社会党的中间派中，有一些经过伪装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在活动，其代表人物是克里尔和克雷门特等人。他们所谓的“站在莫斯科一边”是激进的空谈，是附有“条件”的。实际上，他们正在暗中破坏加入共产国际。因此，他们比已被揭穿的旧势力的

维护者们还危险得多。

社会党右翼于1920年秋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战斗报》，每周出版一期。该报的副刊为《共产主义工会会员报》。

社会党的革命青年分子、学生和工人有自己的青年组织，叫“社会主义青年”，其机关报是《新青年》。《新青年》的第一期出版于1920年春。参加创建青年组织的有多米尼克·欧班尼、约·吉尔和已故的夏尔·马克思同志。

社会党内部和青年人中间的争论，在工人阶级广泛的群众运动和许多政治事件中消失了，当时，这些事件在我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罢工和群众集会，资产阶级左翼发出建立“共和国”的冒险号召，志愿兵旅哗变，“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创建（在这个委员会中实际上并没有工人），女大公阿德尔海德被废黜以及工人群众在议会大楼前的游行示威和议员们被驱散等等。

1921年1月1日至2日，卢森堡社会党在迪费当热召开代表大会，就社会党的方针问题作出了决定。社会党当时拥有四十五个地方小组和三千五百名党员。党员的大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路线的（关于这一点，在多次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可以明显看出）。但是，这种情况在这次党代会上却未能得到如实反映。社会党右翼，特别是克里尔一伙在这次大会上证明为出色的操纵会议的高手。在进行选举时，他们采取不正当手段把“他们的”代表塞进会场或对他们进行欺骗，对真正革命的代表则采用对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进行人身攻击和怀疑的手法制造混乱。

彼得·克里尔首先使用“我们工人”这个虚伪口号进行挑战，他以反对共产主义者中那些“混帐的资产阶级”来制造混乱，他还煽动反对知识分子，谩骂共产主义者是“奸细”，是“所谓

的革命者”等等。彼得·克里尔等工会的右翼领导人经常回避坦率而严肃的讨论，毫无顾忌地使用这种恶毒诽谤共产主义活动家的方法，后来又对这种方法加以完善。他们的攻击和诽谤公开（更多是在暗地里）指向泽农同志和被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教员”等人身上。

在迪费当热的海德尔大厅召开的这次党代会上，社会党的左翼也讲了话。共产国际的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她的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她是从法国的土尔斯来到这里的。她在土尔斯参加过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大会。在卢森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都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然而，在会议的第二天，当表决由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时，社会党内的共产主义者却占少数。有二十一名代表（其中包括属于科普斯塔尔地方小组的欧班尼同志）主张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有六十七名代表（其中包括未被选为代表的社会党领导成员）持反对态度。

共产主义者在这次表决后，立即离开大会会场。他们为创建自己的政党——卢森堡共产党而高兴地来到尼德尔科恩的另一个会场。

新建的卢森堡共产党当时在工人阶级中有很大影响。但是，那时共产党内缺乏有经验和受过教育的干部。党的领导层还存在托派的“激进主义”倾向。党在成立后就遭到反动派和改良主义的蛊惑势力的疯狂攻击。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战斗考验是1921年3月1日工人阶级的大罢工。

“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于1921年2月13日召开代表大会。安东·克里尔在会上用煽动的手段企图破坏该组织加入青年共产国

际。但是他失败了。在二十名代表中有十四名反对他，而拥护共产主义路线。青年组织的机关报就是从这时起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报》的。

二

新成立的卢森堡共产党，在组织上还不健全，思想上还不成熟，建党后刚两个月就处在卢森堡工人阶级的大罢工之中了。

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工人运动在1921年正处于低潮。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向资产阶级投降和背叛马列主义原则的结果，使反动势力能够进行反攻倒算。

卢森堡的资产阶级和大资本家为对付工人阶级也武装了自己。他们的目标是搞垮工会和共产党，消除工人群众在1918年至1920年所取得的战斗成果（如工人委员会法和八小时工作制）和削减工资。

迪费当热的哈迪尔铁矿于2月15日宣布解雇二百八十五名工人，此后不久又解雇四十七名工人，解雇从3月1日起生效。罗当热钢厂于2月28日也宣布从3月1日起解雇三百四十五名工人。在施泰福特，2月1日有一百二十名工人被解雇。这些都是在不合理的越过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的情况下发生的。

工人阶级对解雇工人一事非常气愤。他们的回答是，在解雇工人的工矿企业组织罢工。这个决定是在埃什召开的一次工会干部会上作出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我们的泽农同志，格朗切内同志和其他工人革命活动分子。

这次会议提出的口号是，“不离开企业！”“不承认解雇！”“如果对工人使用暴力，就占领企业！”

3月1日在迪费当热和罗当热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罢工的口号获得极其热烈的支持。社会党右翼失败主义者没敢露面。路特尔这位虔诚的先生所主持的卢森堡政府当时把全国的宪兵都派到罢工的地方。但是，他们第一天没敢采取行动。

3月2日，反对罢工者的暴力开始了。泽农同志被捕。上午八时半，罢工委员会发出占领哈迪尔钢铁厂的号召。上午九时，这个企业全部被工人占领。接着，选出工人委员会，工厂全部停工。下午三时，法国军队和卢森堡军队冲进企业，强行逮捕工人委员会成员，不久，三千五百名职工离开了工厂，厂里空无一人。没有出现破坏罢工的人。

在罗当热，厂方于3月2日拒绝被解雇的工人进入工厂，并在工厂门前公布了三百四十名被解雇者的名单。工人们对此不予理会，他们强行进入工厂，并在上午十点半作出决定，占领工厂。上午十一点占领工厂的行动结束。下午四点，法国军队赶到并用武力驱散了工人。

卢森堡政府曾在1917年串通德国占领者，借助德军的力量镇压过罢工者。而这次是取得了法军的支持。

厂经理处试图让职员们在罗当热破坏罢工，但结果是，上午十时许有一座高炉发生爆炸。

3月3日，罢工范围开始扩大。迪费当热、欧倍尔科恩和罗当热的矿业工人占领了矿井。正象在冶金企业一样，卢森堡政府为驱逐占领矿井的工人，也借助于法军的支持。在施泰福特，经理处勒令罢工者离开矿山，使四百工人流落街头。

3月3日，埃什、席夫朗热、杜德朗热等地的冶金工人和吕莫朗热、泰唐热的矿业工人占领了企业，以表示对罢工者的坚决声

援。在多莫朗热，工人们也占领了企业，对首都停止了供电。为驱散占领企业的工人，同一天，军队开进多莫朗热。首都许多中小企业也被工人占领。这时，首都罢工者人数已超过两千人。在多莫朗热，经理处想让职业学校学生充当罢工破坏者，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埃什市政府于3月5日试图进行“调停”。市长和市执委会委员（其中包括右翼社会党人蒂尔马尼）为了稳住工人，向工人发表讲话，但是毫无结果。就在这一天，军队蛮横冲入罢工企业并驱散了工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杜德朗热。到3月5日傍晚，卢森堡南部工业区和首都的罢工者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人。

3月6日和7日，罢工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3月8日，在迪费当热为罢工者办起大众食堂。但就在这一天，施泰福特的罢工者已复工。卢森堡市锅炉厂3月9日也已复工。据说，复工的原因是“破坏罢工的人太多”。实际上，是基督教党人和右翼改良主义者进行失败主义的分化工作的结果。

在迪费当热，少数想上班工作的人虽然已经来到冶金厂，但经过说服教育后，他们表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3月10日，基督教党人在罗当热和保罗·乌尔特企业公开提出复工口号。右倾改良主义的失败主义者也加强了工作。经理处认为时机已到，3月11日，在许多企业的大门口都挂起准备复工的标语，声称谁不上班就一定解雇谁，但成效甚微，只在杜德朗热有所进展。

3月11日，卢森堡政府决定废除工人委员会法，各企业经理处威胁要削减工资。

3月12日，罢工阵线已经被突破。自愿上工者已在多莫朗

热、埃什，特别是杜德朗热等地报名，他们为了躲避罢工纠察队而在夜间越墙来到冶金厂。军队和宪兵对罢工纠察队采取了粗暴的行动，在许多企业的大门口都发生了同“维护秩序力量”的冲突，甚至于枪击。政府报纸也加紧反对罢工者的煽动。但是，工人并未退让。许多妇女也报名参加罢工纠察队，他们同样横遭资本家的走卒们的殴打和驱赶。反动势力开始全面反攻。

3月13日，许多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工人们一致决定把罢工斗争继续下去。

3月13日和15日，分别在埃什和杜德朗热办起大众食堂，但很快被警察查封。

3月16日，几乎到处都成功地召开了抗议军队暴行的群众大会。在冶金和矿业企业中罢工破坏者的人数仍然很少。尽管如此，在天主教人和右倾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失败主义行径影响下，工人中间已经出现斗志削弱的现象。在抗议军队暴行的大会上曾经选出与经理处谈判的代表团，可是，经理处却无理拒绝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

据工人联合会领导机构宣布，3月17日，在埃施和杜德朗热的阿尔贝德厂，自愿上工者已达数百人。此后，工会领导人在杜德朗热就总复工事宜作出可疑的迅速安排，其理由是“白色恐怖”太严重。

工会领导人的复工号召没有得到迅速而普遍的响应。直到3月21日才在埃什、杜德朗热和多莫朗热等地的冶金企业中全部复工。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力量才使矿业工人停止罢工。

但是，迪费当热和罗当热两地的罢工仍在继续。

如同在殖民地国家一样，在那些已经复工的企业中都设了军

队岗哨，以便监督工人。

3月22日，政府表示愿意就恢复工人委员会、不再削减工人工资和撤销已实行的削减工资的决定等问题与迪费当热和罗当热的经理处进行谈判。政府作出这一承诺，有助于右翼改良主义者中断迪费当热和罗当热的罢工，但是，工人没有轻易上当。

为了推动埃什工人恢复罢工，迪费当热的三千七百名工人赶到埃什。他们刚到埃什，社会党领导人就“说服”他们返回迪费当热。警察和军队早已等在那里了。

3月23日，凯依尔、吕莫朗热、泰唐热和埃什的矿业工人复工。而在迪费当热和罗当热，军队无理驱散了工人会议。此后，罢工者会集到梯特倍格，也被警察和军队发觉并被驱散了。3月24日，迪费当热和罗当热的工人仍未复工。这一天下午，由于经理处答应安排二千八百五十名工人的工作，所以工人联合会才发出停止罢工的指示。但是，第二天只允许七百人上班，因此，工人们再次罢工。这次罢工持续到3月29日才结束。3月31日，除了受到纪律惩处的工人外，所有工人全部复工。

在罗当热，罢工行动仍在继续，尽管基督教党人在组织复工。4月7日同经理处的谈判毫无结果。直到4月21日罗当热冶金厂的罢工才告结束。

工人们以英雄的气概，坚持数周之久的这场伟大斗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结束。这是一场反对敌人阵营、反对警察暴行、反对饥饿、反对右倾改良主义者和天主教党人的失败主义的斗争。

三

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和共产主义的活动分子在“三月斗争”

中始终是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遇到许多困难。反动势力极为疯狂地反对他们，右倾改良主义者阵营中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也对他们进行恶毒的攻击。罢工爆发后，这种攻击就开始了。那些真正对罢工失败负责的人却叫喊“捉贼”的口号嫁祸于卢森堡共产党。反动派以及工会中那些急速向右转的社会党领导人走得更远，他们无限扩大这次斗争的消极面（这在每次斗争中都是明显存在的）。他们谩骂和怀疑革命工人，却闭口不谈和极力贬低工人群众的勇敢精神。他们夸大这次罢工的失败结局，并一再丑化这次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工人中把罢工的失败说成是灾难，是可怕的魔鬼。他们所以要这样说，其目的是在将来的每一个斗争中阻碍卢森堡工人阶级。就在前一年，在安东·克里尔的不光彩“挑衅”活动收场时，就不得不提到1921年的失败，以便使社会党工会领导人向大资本家投降的行为合法化。

投降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闭口不提的一个事实是，工人阶级的这次罢工至少不是无益的，而是有成果的。虽然工人们不得不无条件复工，但是，反动势力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斗争精神和勇敢行动却怕得要命，致使他们不敢在企业中实行他们早已预谋的挑衅计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已不再成为问题。工人委员会法（尽管不如以前的好）又重新得到恢复。削减工资的事也普遍放弃了。为了避免再出现1921年那样的罢工，反动势力和资本家此后尽量使用阴谋手腕和小恩小惠。他们现在对工人阶级这样的斗争比以往更害怕。冶金和矿业工人的这次为期二至四周和更长的罢工，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低潮时期和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有力地证明，卢森堡工人阶级是坚强的，

是富有斗争精神的。

工人阶级一再克服了因为失败而受到的打击。他们决不放弃未来属于他们的要求和权利。

如果说1921年罢工的失败导致了广大工人阶层暂时的斗志低落的话（这种情况需要几年才能改变），首先应由日益公开同资本家合作的工会右翼领导人负责。

为了恫吓工人阶级和削弱其斗志，反动势力和资本家在罢工期间和罢工后曾经采取过各种手段。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其矛头指向工会的战斗分子，首先是指向革命的工人和共产党。

企业和政府串通一气，在警察和军队的庇护下，开始解雇和惩处工人。

在迪费当热和罗当热分别解雇二百名工人和一百二十名工人。在迪费当热、埃什、施泰福特、杜德朗热、多莫朗热、吕莫朗热等地分别惩处二百七十名、九十八名、八名、三十二名、二十七名和四十名工人。他们都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人。在被惩处的人当中有泽农、格朗切内、克莱恩·海尔曼等同志。由于资本家提出了黑名单，使被惩处的人失去了继续留在较大企业工作的希望。只有一小部分被惩处的人在企业主那里找到了工作，其他人迁往国外谋生，另一些人则建起了自己的小型集体企业。

高压政策对共产党是个沉重打击。许多外籍工人被驱逐回国（在迪费当热和罗当热分别有三百名和七十名外籍工人被驱逐回国），给党的队伍造成了很大的缺口，党失掉了一批勇于战斗和富有经验的积极分子和战士，如德国的亨依同志、荷兰的万赛克同志和意大利的基欧瓦格诺里和萨维欧拉同志等。卢森堡籍的活

动分子全部受到惩处。

另外，党的领导层由于当时受到托派激进观点的影响既不能适应新形势，也不能坚持曾经提出过的战斗口号。

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党员人数下降，党的组织因此也受到削弱，这种组织上的削弱是不能通过社会党的活动分子加入共产党来加以弥补的。

主张改良主义的矿工领导人布科瓦克就是当时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之一。

1921年，资本主义比较明显地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具体地研究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并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于新的条件。国际共运中的托派及其在卢森堡的追随者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苏联）取得胜利，必须在所有国家中推进“革命”。这种理论必然在西欧共产党的实践中导致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冒险游戏，也必然导致党在群众中的孤立。列宁和跟随他的联共多数派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拒绝了这种理论。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直到1922年才在卢共党内展开，并导致清除党的领导层中的托派分子。反对托派谬论的必要斗争是由泽农同志领导的。

1921年5月7日至8日，在森宁热召开卢共第二次代表大会，5月9日，大会在埃什闭幕。布科瓦克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他和泽农同志被这次代表大会选为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卢森堡四人代表团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采取应急措施，对付已经宣布的削减工资问题和工人在企业中的状况恶化的问题，还讨论了关于反对反动势力和资本家的迫害问题。

党在6月初散发传单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反动派的政策和反对削减工资的计划。

1921年6月17日，采矿和冶金工业工人联合会在埃什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与工会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联合会机关报《无产者》上还发起一场更激烈的“书信”运动，以众所周知的诬陷和人身攻击的形式反对共产党人。

在这次大会上，左翼代表发言人未能贯彻自己的方针。多数代表赞成改良主义者。由于大会完全处于托派激进主义气氛之中，革命派的负责人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这使克里尔和毕维尔喜出望外。

工人联合会于7月31日在首都组织游行示威。改良主义领导人在这次示威活动中企图把革命工人从游行队伍中驱赶出去。这是他们一再推行分裂政策的继续。他们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为广大游行对共产党人的发言者表示赞成。

在1921年到1922年的冬季，党内的争论更加尖锐。这一争论以清除党内托派领导人而告终。其中一个托派领导人在9月出版的一期党报上竟然号召“收集武器！”

1922年1月28日的《战斗报》公开了“党内危机”。几周以后，《战斗报》便由于财政困难而宣告停办。直到1930年，党没有自己的报纸。

1922年2月26日，在埃什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党是个新的起点。但是，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所遇到的困难仍然在增加。以泽农同志为首的新领导以值得赞扬的牺牲精神努力工作，以便使党继续存在。

在以后的几年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处于稳定并向景气过渡的时期，这使右翼社会党人能够比较容易地传播他们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

四

1922年以后的年代向卢森堡共产党活动分子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工人运动普遍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在德国取得胜利。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攫取了政权。

资本主义持续稳定，生产高涨，利润增加，1928年和1929年，利润的增长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右翼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沉缅于“和平”幻想之中。美国的亿万富翁福特竟成了这些人的预言家。他们成功地更多的工人群众引入歧途。

由于反动势力和资本家的疯狂镇压以及1921年至1922年的党内危机，使共产党受到削弱，党员人数进一步下降。到1928年，卢森堡籍党员减少到十人，外籍党员（主要是意大利人）大约只剩一百多人。

在法西斯国家中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迫使那里的许多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卢森堡，或经卢森堡逃往他国。这些人必须得到卢森堡同志的指导和支持。党的绝大部分活动是从事“红色援救会”的工作。

必须指出，警察的暴力使党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要想对国家机器的违反宪法的压制政策进行有效的反抗，党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在这个黑暗时期，泽农等同志的功绩在于坚定地、以前所未